

我组织的第一次活动以失败告终

10



巴拉克·奥巴马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接到奥玛的电话几个月后,我辞职来到一个民权组织工作。之后,有六个月的时间,我失业了,没有收入,只能喝罐头汤果腹。后来,我接到马蒂·考夫曼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已经开始了项组织工作,并且正准备雇用一名实习生。在经过他的面试后,我打点行装,来到芝加哥。

热点关注

一部分黑人看上去成功了

我的大部分会面都是在晚上去进行家庭拜访,那时,经过一天的工作,人们都已经很疲惫了。有时当我到达约定地点时,却发现那人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约会,而当人们从半开着的门里怀疑地审视我时,我只能提醒他或她我是谁。不过,这些都是小困难。一旦克服了,我发现,人们并不在意有机会说出他们对一个什么都不做的市议员或者一个拒绝清理草坪的邻居的意见。

我做的访问越多,就越多地开始听到某些相同的话题。

我听着这些故事,经常会想起外祖父,图和我母亲告诉过我的,关于艰难生活和移民的故事,追求更美好事物的故事。但是,在现在听到的故事和记忆中的故事之间,有着无法回避的落差,似乎与我孩童时期的景象是背道而驰的。

这个地区还没有从这场种族剧变中完全复原过来。商店和银行被白人客户遗弃了,由此而造成主干道的分离。市政服务的质量下降了。然而,当那些现在已经在他们的家里住了十年或十五年的黑人回过头来再看曾经的事情时,他们却感到一定程度的满意。拥有双收入的保障,他们付清了房屋和汽车的账单,也许他们的儿女去上了大学,壁炉架满他们的毕业照。他们支撑起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的孩子不在街道上流浪;他们形成了街道居民组织来确保别人也做到了这些事情。当他们谈到未来的时候,声音里却透着一种不安。他们会提到一个时常来借

钱的表哥或者兄弟姐妹;或者一个成年的孩子,由于失业,仍然住家里。即使是那些顺利读完大学,进入白领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功里也隐藏着一种损失的成分——这些孩子越是成功,他们就有可能搬走。更年轻、更不稳定的家庭搬进了他们原来的住所,第二波移民来自更穷的住宅区,那些新来的家庭无法一直支付贷款或者定期维护费。汽车偷盗事件更频繁了;绿意盎然的公园里空无一人。

采取行动的机会来了

我把第三周的报告丢在马蒂的桌上,坐到椅子上,看他阅读我的报告。看完之后,他说道:不错。“不错?”“是的,不错。你已经开始聆听了。但是这,仍然太抽象了……像是你在做一项调查或者干类似的事情。如果你想组织人们,就需要绕开表面的东西,走向人们的中心地带。找到激发他们的东西。否则,你永远都不能让他们形成你所需要的关系。”他让我开始不安起来。我问他,他是否担心过那样会变得太过于算计,打探人们的灵魂,得到他们的信任,是否只是为了建立一个便于操控的组织。他叹了口气。“我不是一个诗人,巴拉克。我是一名组织者。”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情绪不佳地离开了办公室。后来,我不得不承认马蒂是对的。我仍然不知道要怎样把我听到的东西转变成行动。

事实上,直到我的拜访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机会似乎才现身。那是在和鲁比·斯泰尔的一次会面中。她是一位矮胖的妇人,在城市的北区当办公室经理。我们正谈论着她十

几岁的儿子凯尔。凯尔是一个聪明但不太自信的男孩,当她提及当地团伙活动事件上升时,她说,他在学校里惹上了麻烦。就在上个星期凯尔的一位朋友遭到了枪击,她说道,就在他家门口。虽然那个男孩没有大碍,但是现在鲁比正担心她儿子的安全。我的耳朵竖了起来;这听起来像是个人利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让鲁比把我介绍给其他同样担心并且对警察的消极反应感到灰心的父母。当我建议说,邀请区行政长官来召开一次社区会议,让社区的人们可以公开他们关心的事情时,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当我们谈到宣传时,一名妇人提到,在这个街区有一家浸礼会教堂,在那里一名男孩被射杀了,那个教堂有位尊敬的雷诺兹牧师,也许愿意对他的教徒宣告这件事。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打电话,但是当我最终接通了雷诺兹牧师时,他的反应让我觉得很有希望。

史莫斯牧师拒绝了 我的计划

我激动万分地挂断了电话,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雷诺兹牧师的教堂。两个穿着白色长袍、戴着白色手套的年轻女人在大厅接待了我,把我带到一间会议室里。在那间会议室里,十个或十二个年纪稍大的黑人松散地站成一个圈,谈论着事情。一位气质高贵的绅士走过来欢迎我。“你肯定是奥巴马兄弟,”他说道,拉着我的手,“我是雷诺兹牧师。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开始。”我们围着一张长桌子坐了下来,在让我发言之前,雷诺兹牧师带领着我们祈祷。

我克制着紧张,对牧师们说起了团伙活动事件的上升以及我们计划召开的会议,给他们分发传单,让他们对教徒散发。“在你们的带领下,”我说道,开始为我的主题热身,“这是合作解决所有问题的第一步。修缮学校,让社区的人们都那个男人穿着一件蓝色的对襟套装,一个大大的金色十字架挂在深红色的领带上。他的头发拉直了,梳到了后面。

“史莫斯兄弟,你刚错过一场精彩的演说,”雷诺兹牧师说道,“这位年轻人,奥巴马兄弟,计划就最近的枪击犯罪事件组织一次会议。”史莫斯牧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仔细地看起了传单。“你的组织叫什么名字?”他问我。“社区发展计划协会。”“社区发展……”他的眉毛纠结在一起,“我想我记得有个白人来过,说了些发展什么或者其他的什么。一个长相好笑的家伙。犹太人的名字。你和那些天主教会会有联系吗?”我对他说了在这个地区的几个相关的教会名称。“没错,我现在想起来了。”史莫斯牧师嚼着咖啡,背靠椅子上,“我对那个白人说,他最好收拾好东西,滚出这里。我们这里不需要像这样的东西。”

“我——”“听着……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奥巴马?听着,奥巴马,你也许是好意的。我确信你是。但是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和白人、天主教会以及犹太人组织一起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结结巴巴地说,教会总是

致力于领导社区事务的,但是史莫斯牧师只是摇了摇头。“你并不了解,”他说道,“随着新市长的上台,事情已经改变了。那位区警长还只是位巡逻警察时,我就认识他了。这个地区的市议员都承诺授权给黑人。为什么我们需要抗议,让我们自己的人失常呢?坐在这张桌子前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直接给市政厅打电话。弗雷德,你不是才刚刚跟市议员谈过,关于要取得你的停车场许可证的事情吗?”房间里其他的人变得安静下来。

雷诺兹牧师清了清嗓子。“这个人刚来这里。他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史莫斯牧师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现在,不要误会我。像我刚说的那样,我知道你是好意。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血液来帮助我们的事业。我现在说的是,你在这场战斗中选错了阵营。”当牧师们继续讨论在街道对面的公园里联合举行一次感恩节服务时,我坐在那里,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当会议结束时,雷诺兹牧师和其他几个人对我的到来表示感谢。但是我注意到,他们没有人带着我的传单离开;那个星期的后几天,我试着打电话给那几位牧师,他们的秘书总是告诉我,他们那天外出了。

我们继续推动我们的治安会议,但结果却是一场小小的灾难。出席的人只有十三个,零零散散地坐在各排空椅子上。会议大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马蒂来了。会议结束后,他走过来,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感觉就像狗屎,哈?”确实如此。他帮我吧现场打扫干净,然后带我出去喝咖啡,指出我的一些错误。

裴哲逃避亲人的苦衷令人意外



吉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把一栋极为平凡的公寓楼当做主舞台,领衔主演就四个人,上下左右比邻而居。他们用最嬉笑怒骂的方式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这四个人又神奇道道得让你有点难以置信,于是交缠成网的爱与友情,以及“近爱情”和“近友情”就那么彼此关联起来了,直到最后一刻大家互道珍重的时候,所有被那些温暖的细节感动的人,才会克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上期回顾]

尚蒂和哥哥尚天从小就被吸毒的父母丢进了孤儿院,从此两人相依为命,哥哥成了尚蒂的保护神。长大后尚天成了一名缉毒警官,不久便因为一桩缉毒案被人害死,尚蒂于是转学法医专业。裴哲的母亲要走了,但裴哲不知道,于是我到裴哲工作的地方去找他。

情感天空

裴哲一个人在喝闷酒

“No.1”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我相信绝对不是指世界文史考试第一名的意思。这里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大学的函授讲堂的样子。“俊介”又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做编辑的我很了解许多人喜欢用笔名和艺名,我姑且当做这是裴哲在这里的一个化名好了。

“他就最角落的位子里喝酒解闷呢,晚上遇到了一个第一次来这里的很麻烦的客人,百般刁难地挑剔我们各种不妥之处,还是俊介出去去摆平的。末了那女人竟然因为一个服务生不小心打碎了酒杯就胡乱发飙,俊介甚至靠下跪才算让对方消气。”男子似乎有着活多的职业病,一旦开讲就停不下来。

裴哲正坐在一个白色的单人沙发里,穿着一身合身的白色西装,皮鞋又细又长。他衬衫的扣子,开到胸膛下方,隐约看到坚实的肌肉,上次看到那副价值不菲的碎钻十字架垂在胸口,有气无力地折射着酒吧里仅剩的黯淡灯光。

“你来了。”在看到裴哲之后,裴哲露出疑惑的笑容,不过并不惊讶,像是猜到我会早来坐到这里似的。

“裴妈妈要走了。”看到他一脸疲惫的样子,我有点发不起火来。他面色微醺,眼神有点涣散。即使听到我说的话,也表现出没有兴趣的样子,拍了拍一旁的座位,示意我坐到旁边。

“来喝一杯吧。”他打了个响指,正在扫地的一个服务生立刻撇下扫帚,飞快地送来一个干净的酒杯,又恭敬地帮裴哲和我都各倒上半杯红酒。

“我说,裴妈妈要走了!”我微微加重了语气。

“这可是店里最好的酒

哦!”他充耳不闻,微笑地冲我扬了扬酒杯,一口饮尽,“我请你喝。”他舒服地打了一个小小的酒嗝。满意地让红晕爬到脸颊上。回想起上次在水晶酒吧他喝了那么多都没什么反应,我估计他昨晚喝的酒应该足够我一辈子的量。我的酒量很差,喝瓶啤酒都会耳热半天,上次他请我喝Hennessy也只是出于好奇。酒进了口就让我连皱眉头,看来无论多昂贵的酒,我都不具备可以仔细去鉴赏的品位。用尚蒂的话说,我压根就是一个幻想小资生活的土包子,吃块高汤煮萝卜都能感动半天,真要遇到鹅肝酱配黑松露,反倒会觉得麻木了。

“我说!裴妈妈要走了!!”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在喝酒,手表的时间已经指向了九点二十,我心中焦躁地大声呼喝,音量之大,以至于惊动了其他的服务生。裴哲没有被我突如其来的大嗓门吓到,他随意地摆了摆手,示意服务生们没他们的事,然后再给自己倒上一杯,放到眼前轻轻地晃着。这个动作很眼熟。尚蒂跟我吃饭的时候,也曾这样欣赏过红酒的挂杯。

“走了就好。我会比较省心了。”他似笑非笑地说。

“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听到自己的牙齿在咯咯作响,“她怎么养育你到现在的,你难道忘了么?”

“你也看到了。”裴哲紧得连眼皮都不愿抬,他右手在头顶扫了一个圈,“我在这工作,这不是个会让母亲觉得骄傲的地方。”

裴哲为何厌恶母亲

“陪酒。确切地说是陪女人喝酒。”他撇了一下嘴,示意我在听他说完之前先不要打断他,“虽然不会涉及到情色服务,可到底也是个出卖男人尊严的场

所……讨好女人不是件容易的事。讨好所有女人就更难上加难。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讨好女人,让她们点最贵的酒。每到月底就会根据当月的营业额来排名,连续三个月排名在十名以外的就会被开除——在这里赚钱很容易,但赚得越多,尊严也出卖得越快。”

“友善点的人呢,会称我们为男公关;讨厌我们的人呢,干脆就叫我们为牛郎——当然我们与牛郎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肉体或许比牛郎干净,可是灵魂不见得比他们干净到哪里去。”这是我第一次发觉“牛郎”这个名字如此的辛酸加卑贱,幸好没有哪国的妓女叫做“织女”,不然我想每年的七夕可能都让中国人过得并不舒服。

“你不是一心想画画的吗?”趁他喝酒的空隙,我插嘴道。

“单纯画画能吃饱么?”他苦笑,“更何况我并不想一直是无业的状态让妈操心。再让她累死累活地攒钱给我花,也未免让我的人格卑劣到极点了。”

“所以……你并不是真的厌恶裴妈妈……”我心中早就有正确答案,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确认。

“只是,被她知道我的工作情况,估计她也不会安心花我的钱。”他继续苦笑,喝杯里的酒,看他别扭的表情,我不由得确信连酒本身都是苦的。“苦酒”这个词自古就有之。既然酒是苦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视之如珍宝?“苦果”这个词也是自古就有,甚至你用智能ABC输入法去打这两个字的拼音,第一时间跳出来的固定词组,也都是这两个汉字——但什么果子是苦的,我一时却也不想果子。

“裴妈妈早就知道了。”我心不在焉地说。脑海里浮现的是

裴妈妈下跪时无助的表情,以及在联想裴哲昨晚下跪时的无奈。裴哲愣了愣,酒碰到了他的嘴唇,但他没有咽下去。

“裴妈妈怕给你添麻烦,已经准备要回去了。”我平静地说道,“她早就晓得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她从来也不愿意说破,因为她晓得自己儿子选择的道路,总有他走的理由。”

“她还让我转告你:不管受到什么委屈了,她都还是会在那个家里等你回去的。”酒吧里一时鸦雀无声。扫地的服务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撤下了,只有我跟裴哲两个人坐在厅里,除了呼吸,最大的声响也只有红酒在酒杯里流动的声音。

“就这样让她老人家独自回去么?”我问。

裴哲面对我坐着,硕大的酒杯挡住了他的眼睛,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把酒杯贴在额头上,闭目养神,疲惫得像是横穿了撒哈拉沙漠的骆驼,安静地瘫在沙发里,连根指头都懒得动。“就这样回去也没什么不好。”过了约莫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他从半梦半醒间飘出一句话,我看了一下表,实际上只刚过了五分钟而已。

“裴妈妈会很遗憾的。”我说,“你也会很遗憾的。”

“遗憾么……”他说,“正因为有着许多我们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所以才在事后无法挽回的时候被称为‘遗憾’,不是么?”

裴哲道出苦衷

“你错了。”我严肃地将他的酒杯夺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意思是说即使监狱里死了个性杨的犯人,如果能及时把栏杆上的缺口修补好的话,也不会让更多的犯人乘机溜掉。”

“喂,明明就不是这么解释的好么……”

“寓意是说,虽然世上的确有‘遗憾’这种东西,但是不存在无法挽回的遗憾——这个世界上唯一不能挽回的东西,只有胖子的食欲。”

“喂……”他有气无力地抗议。“裴妈妈是十点多的车,现在跑着去的话,绕开交通拥堵的路段,应该还赶得上。”我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要拉他走。

“至少听我说完‘遗憾’之后再决定行动的下一个步骤好么?”他慵懒地回应。

“唉?”

“我有AIDS。”他镇定得像注射镇定剂过量的病人。

“哦……我家的网络也是用的ADSL宽带。”我囧囧地挠头。

“是AIDS……”

“我承认我的那套AR-MANI西装是假的。”我越发语无伦次起来。

“A,I,D,S。”

“ADIDAS新出了一款周年纪念版篮球鞋呢!”我慌得将我面前的酒杯打翻,一口都没喝的红酒泼在了红色的地毯上。尽管不爱喝酒,但我还是感到了由衷的心疼。

“放心,不是性行为感染,是血液感染。”他像是很满意我的反应,“是我在日本念书时的学长传染给我的。”

“我大学三年级外出生生的时候,是跟四年级的一位学长一起去的。”他开始仔细回忆着往事,已经是九点三十二分了,“我们去了一座罕有人烟的雪山。到达山顶的时候我不慎从山崖上摔落,右腰处被崖壁上的树枝划破,撕开了一道深及内脏的伤口。”

他将衬衫的衣角掀起,给我展示了一条巨大的疤痕,像条丑陋的蜈蚣一样扭曲着。